

徐悲鴻在畫室留影



代序

人生是悲痛的，但是悲痛給予我很多啓示，使我受到了教訓，得着了經驗，認清了途徑，增強了勇氣，而沒有被它所摧毀。

二十五年來所想寫的，如今總算是寫成了，好壞不論，但它確是最真實的記述，由於力求真實，如果有牽連到別人的地方，還請原諒，因為這是難於避免的。

第一章

故鄉·先世·大人巷蔣宅

我和徐悲鴻先生，都是江蘇宜興人，宜興縣城很小，繞城一週，不過三華里多。可是她有四鄉八鎮，東西兩汎，西南邊境和安徽浙江兩省毗連，山明水秀，物產豐富，是江南有名的魚米之鄉。周處除三害，和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，都發生在宜興。梁祝的讀書台，就在宜興名勝的善卷洞口，山下有祝陵莊，也叫祝家莊，至今還有黑黃兩色的蝴蝶，又大又美，宜興人叫黑蝴蝶爲梁山伯，黃蝴蝶爲祝英台，相傳牠們就是梁祝死後的化身。

宜興茶壺天下聞名，而且絕難做造，因爲別處沒有像宜興這麼好的陶土，宜興陶土燒出來的茶壺，能够保存茶汁的色香味，夏天茶葉冲泡久了，也不會發霉發餿，因此講究喝茶的人，都希望擁有一隻宜興茶壺。東西兩汎，其實是兩座煙波浩渺的大湖。宜興縣城就在二湖之間，有一條河貫穿縣城，將縣城一剖爲二。河上建有三座橋，正中一座名蛟橋，最高大也最有名，相傳是晉朝周處除三害斬蛟的地方，一座石碑，上刻「晉征西將軍周孝侯斬蛟之橋」，還是蘇東坡在宜興做太守時留下的手筆。

我家住在城南，提起南門大人巷蔣家，宜興人大概都曉得。蔣家住宅是宜興最大的一幢房子，是我曾祖父在江西做官多年，回鄉時一手建造的。合抱的棟樑柱子，還是他特地從江西選購的良材。房子一共五進，進門有門廊，兩旁木架排開全副執事，包括肅靜迴避牌，院口有兩座石馬墩，三間轎廳，後面便是大廳，正中高懸匾額「詒德堂」，堂後進內宅的門，題額「吾愛吾廬」，往後三進住屋，一律是七開間的樓房，二進和三進之間有一個大花園，側門通到另外一座院落，十幾間平房，那是傭人的下處。

院子北角是後門，後門正對着學前巷文廟，一池泮水，上面架着石橋，宜興文廟是莊嚴的學宮，也是有名的勝迹，鵝黃色的雕牆，佔據了整條學前巷北，東西兩端各有一座大牌坊，一額「道冠古今」，一鐫「德配天地」。民國以前，官民人等到此都要下馬步行。

蔣家是宜興大族，始祖漢山亭侯，傳至遠祖世昌公，元祖敷文公，高祖鳳遠公，都封贈通奉大夫，那是由於曾祖父蔣誠公的功勛治績得來。曾祖父的事蹟，宜興縣志上有詳細的記載。他老人家號致齋，清朝咸豐初年打太平天國，作戰立功，選授官職，做過江西吉水、南豐、萍鄉等縣的知縣。

曾祖父有四個兒子，我的祖父居長，祖父諱蓴，字醉園，小時候聰明穎悟，從儲炳煥先生讀書，他隨曾祖父在江西南昌任職，應書院課試，每次都得冠軍，因此文名大噪。光緒二年中舉人，時人認為他的才識學問不僅爲詩人文人而已，又推許他的詩爲廬陵以後第一人，後來他任高郵州學正，丹徒縣教諭，一生清廉自守，絕口不言貧，辛亥革命，滿清官吏走避一空，他把丹徒任所的禮樂器具，管鑰印信一一封存，交給地方紳士典守，自己飄然回家。他的著作有「醉園詩存廿六卷」，「醉園齋白詞一卷」，「陽義唱和集二卷」，並曾分修「宜荆縣志」。

二叔祖諱彬，字次園，工詩詞，才華敏妙，光緒十二年和祖父祖母的詩詞合在一起，印行了一部「愛吾廬集」。另著有「次園詩存六卷」，「替竹齋詞五卷」。三叔祖諱聯庚，字弋香，性格機警敏銳，光緒初年以通判分發湖南，負責督審局的工作，他在湖南做了二十年的官，但是他晚年宦途不很得意，後來又罷了官，因為沒有錢，回不了家鄉，死在湖南，連殮葬的費用都籌不出來。

祖母儲慧，字嘯凰，是祖父業師儲炳煥先生的女兒，自幼讀書，深明大義，閨中喜歡作詩，時有佳句。二十歲嫁給我的祖父，兩人都愛吟詠，夫妻感情極好，我家雖然是世家，但守寒素風，崇尚節儉，祖母親自操作家務，所以宜興縣志列她爲才淑第二位，但却說她「持家有健婦名，事親更以孝婦稱」。她五十七歲逝世，印有「哦月樓詩存三卷」。

祖父生兩子兩女，伯父南笙公諱兆蘭，在晚清至民初的詞壇上，頗負聲名，存有「青荳庵詩詞集」。兩位姑母，長姑因爲祖母逝世，決心不嫁，奉侍祖父；次姑嫁到同縣的任家。

父親·母親·引鳳樓上

父親生於同治十年，他跟我祖父住在高郵任所，十二歲的時候，文章已琅琅上口，而且開始抄存詩稿。光緒十四年他再回故鄉，當時宜興知縣萬肖園先生對他的學問非常賞識，他曾應全縣士子考試，獲得第一名。

萬肖園先生從此親授學問，指示治學門徑和書家運筆的方法，甚至從他的薪水中給予獎勵。二十五歲，初應科舉考試，縣試和院試都是第一，後來又從古文太家上元顧石公先生習業，曾把韓昌黎全集熟讀六七遍，從此學業猛進，乙巳歲試再考一等第一，然而就在那年滿清政府廢除科舉，父親從此斷絕了做官的念頭。興辦學校，從事著述，到七十二歲逝世為止，他為學術教育工作盡瘁四十多年。

光緒十六年，父親二十歲，和我的母親戴清波女士結婚。

母親系出名門，外祖父戴裕源先生，字鑑泉，宜興畫溪里人，咸豐己未科舉人，同治辛未大挑，選為廣東知縣，先後權知澄海、新會縣事，他是一位能吏。

蔣戴兩家聯姻，是當年宜興一件盛事，母親嫁莊裏的衣服够穿一生一世，陪嫁的黃金要用秤稱。母親容貌端莊，氣質高貴，為人精明能幹。她結婚時纔十七歲，處在那麼龐雜的大家庭裏，她能處得上和下穆，實在很不容易。

母親小時候沒有讀過多少書，但她領悟力強，且又好學勤問，自從嫁到我家，由於父親的指點，以後便也學會了做詩。當時我父母住在樓上，他們的居室題名為「引鳳樓」，我還記得在父母房裏掛着一幅「吹簫引鳳圖」，畫的是男女二人並坐吹簫，天空飛翔着一隻鳳凰。是何人手筆，現在已經記不起了。列仙傳載：「春秋時有人名蕭史，善吹簫作鳳鳴，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，遂教弄玉吹簫，後弄玉乘鳳，蕭史乘龍，飛昇而去。」大概父母親因為自己都會吹簫，所以纔引用這個典故，來命名所居。因此他們所唱的詩，也名為「引鳳樓詩草」。

父親母親都很喜歡音樂，吹簫弄笛之外，還愛唱歌，父親有很好的嗓子，後來還學會平劇。親朋集會，總要請他高歌一曲。上海商務印書館開業不久，從外國運來一批風琴發售，父親聽到消息，派人到上海買來，就放在我們的樓上，父親母親無師自通，彈得很好，姊姊和我大概是受了遺傳和感染，一直都對音樂有興趣，由於父母親的教授，我們兒時便會彈風琴了。後來我到歐洲一住多年，也曾拜師學過提琴和鋼琴。早先中國歌曲很少，父母親所唱的歌，大都是日本曲調，中國歌詞。

海棠·「這是我的花！」

光緒十七年，也就是父母婚後的第二年，祖母儲太夫人病逝。光緒十九年五月，我的大姊誕生，因為她生在五月，所以取名榴珍，又字文榴。二十年冬月底母親又生一子，不三天便夭折，二十三年春三月十八日，我的哥哥鍾靈出世，父親非常喜歡他，手記中形容他豐面偉軀，滿月時便懂得嬉笑，當年十月跟母親到外婆家去，得了吐奶嘔血的怪病，又殤。父親會痛心的記述：「反躬自問，不識何事獲罪於天，而奪吾愛之酷也，嗚呼，傷矣！」

我出生於光緒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，正巧我家東書房一棵海棠盛放，祖父爲我取名棠珍，字書榴；小時候我每到東書房，便指着海棠說：「這是我的花」。三年後弟弟天麟誕生，不到一歲，竟又天不假年。父母親傷心之至，都會做了殤子長詩，尤以母親的八首「哭亡兄天麟」，一字一淚，沉痛萬分。

在天麟弟以後，還有丹麟、潤麟兩弟，因此我一共有五兄弟兩姊妹，只是長大成人的，僅姊姊，我，丹麟三人而已。潤麟弟最小，三歲時因痘症不治。丹麟弟字景彰，小時便懂得篤志向學，性情又溫和，許多人都誇他像父親，在校讀書，對數理化興趣很高，同時並喜愛英國文學；不幸於十九歲時染患肺病，輟學養病，但仍致力於國學研習，曾選輯歷代名作，編了一部二十多萬言的「天地間有數文字」，類別凡六：文、騷、賦、詩、詞、曲、小說；識者以爲「搜羅宏富，抉擇精嚴」，認係稀有之作。

丹麟並能作詩，刻圖章，尤其寫得一筆好字，有許多父執輩對他期望甚高，總以爲他這樣好學多才，應該可以繼承父親治學的衣鉢。然而他却在民國十九年病逝牯嶺，得年廿六歲。自此，白髮椿萱，就祇剩下我們姊妹二人。

我家和我同輩的兄弟姊妹一共有二十多個人，在姊妹中有三個長得比較醜，我是其中之一，加以從小體弱多病，還愛夜哭，似乎不大討人喜愛；只有父親憐我，每在深夜，抱我繞室而行，直到重新睡着爲止。有一回祖父在家，很偶然的抱我一次，我却不知趣的在他身上遺溺，從此他老人家就不再抱我了。

花·辮子·啓蒙與驅瘧

兒時無憂無慮的黃金時代，便這麼渾渾噩噩的渡過，但是也有幾件難以忘却的往事，到現在還能很清晰的記得。

祖父的性格，剛直方正，思想守舊，辛亥革命以前，他便辭官回家，七十多歲的老人，居然身體壯健如常，每天早晨伯母、母親帶領我們去他房裏請安，他老人家早已盥洗完畢，吃過早食了，記憶中他始終沒有衰老龍鐘的模樣。祖父最喜歡花木，因此我們家的庭院經常青蔥滿目，花團錦簇，每年玉蘭桂花開放時，濃郁的香氣，遠播宅外。這兩種名花的花瓣，都可以做成甘美的食品。玉蘭花可以煎餅，桂花可以釀花醬，孩子們眼望着這麼好吃的花，不免饞涎欲滴。可是平時祖父將摘花懸為厲禁，直到落英繽紛時節，方纔叫人摘取，親自監督，絕對不許傷及枝柯，就這樣，玉蘭片和桂花瓣聚成一升一升的，分送各房，製成美食。

祖父做過清朝的官，當然他是忠於滿清的，而父親銳意求新，滿清鼎革，許多人都把腦後那根長辮子剪掉，但父親唯恐祖父責怪，一時還不敢剪，又怕出門在外被人笑話，迫不得已，央請母親做了一頂法蘭西式鴨舌帽，把長辮子盤在頭頂，戴上帽子，後來父親覺得麻煩，乾脆把辮子剪掉了。可是在家的時候，仍舊戴上帽子，祖父以為他的辮子還盤在頭上呢。

祖父對孫兒女輩一視同仁，只有我的堂兄，因為他是長房長孫，而他的親生母親又死了，所以一直把他帶在身邊，並且指定二姑母負責照料他的飲食起居，後來堂兄考取兩江師範，一切費用，也都由祖父負擔。

我們家各房的兄弟姊妹很多，於是便設了一所家塾，請一位吳老師為我們授課，束脩由各房自送，並且輪流供應伙食。家塾中除了我們的八叔，和老師帶來的兩位路姓任姓附讀同學年齡比較大一點，其餘都是七、八、九、十歲的兒童。每天在書房裡大致六七小時，一人一張小桌子，唧唧唔唔的唸書。我是七歲進書房啟蒙，開始認方塊字，描紅，寫九宮格，以後慢慢讀千字文。因為父親不贊成女孩子讀那些論語孟子，所以我所讀的是『世說新語』，『虞初新志』那一類有故事的書。同時他又從外面買來新編的課本，請老師為我講解。我小時候相當頑皮，在書房裏坐不住，便和一位堂妹藉故溜出來，到大廳的院子裏捉蜻蜓，拍蒼蠅，拿來餵螞蟻；看螞蟻列隊搬運，覺得津津有味。有時老師在睡午覺，我們便到大門口學那些小販的叫賣聲，拉開嗓子叫嚷一番，一旦被老師發現，不是挨打，便是挨罵，不過老師對待女生比較寬容，從來不打我們，倒霉的都是那些哥哥弟弟。

在書房裏讀書這段時間，我一直患着瘧疾，每三天發一次，六十年前治瘧疾沒有特效藥，宜興的迷信，說這種病是有鬼附身，可以躲得了的。於是母親常叫一個老女傭，在我瘧疾將發前，把我背到城隍廟裏去玩上

幾個鐘點，因為據說小鬼是不敢進城隍廟的；說也奇怪，有時候竟真的把病躲過去了。可是隔不多久，它又會再發，這樣時發時止，這一場瘧疾整整把我折磨了三年。但從那時起，直到現在，幾十年來，我就沒有再害過這種病。

渡過了兩年多的家塾生活，到了宣統元年，父親在家鄉設立女子兩等小學，自任校長，我便成了第一屆的學生，正式進學校讀書。學校設在南門大街舊書院，和家裏距離很近，上課下學，都是步行來往。

唸了幾年書，字認得多了，我便開始看小說，而且看得十分入迷。有一次在病中說胡話，居然都會是滿口的唐僧、孫悟空、豬八戒；在十二、三歲那些年，我已讀了三國、水滸、西遊記、七俠五義等等說部，還有一部『安邦定國誌』。我會用宜興腔調吟唱給母親聽。奇怪的是，我對於姑母的一部『紅樓夢』，當時竟一點兒也不感興趣。

宣統三年，我長姊文楣出閣，嫁的是同縣程伯威先生。姊夫在民國初年，畢業于復旦公學，後來又到日本留學，中英文根柢都深，在宜興和幾位朋友合辦一所『精一中學』，頗負盛名。

女子兩等學校畢業以後，父親把我帶到上海，住在西門外林蔭路增祥里卅八號。一座大門，內有兩幢房子，隣居就是父親大同學院的同事平海瀾先生。在上海住了些時，故鄉宜興兩等女子學校增設初級師範，由我姊夫的母親潘逸如女士擔任校長，我爲了繼續升學，再回宜興。

訂親·祖父的死

民國元年，我纔十三歲，竟由父母之命訂了親，這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。可是我當時什麼都不懂，後來聽說是我一位堂姊做的媒。堂姊是我四叔的女兒，嫁到蘇州查家，她有一個小叔查紫含先生，年貌和我相當，於是趁着一次歸寧的機會，和我母親提了這門親上加親的建議。

查家原籍浙江海寧，和我家是世交，查紫含先生的父親，曾經做過宜興知縣，能詩善文，也是風雅中人。在宜興的時候，和我家幾位長輩都很投契，暇時並與我祖父、伯父、父親時相唱和，做了不少詩詞。我有兩位堂姊，先後許配查家，只是一位四姐還沒過門男方便先夭折。因此當堂姊向我父母提起這門親事，他們毫不猶豫，一口答應下來。我自己却並沒有把這件事攔在心上。

民國四年，祖父的面頰上突生一瘤，當時祖父已經八十一歲。父親聞訊和母親弟弟回家探視，但父親因為學校上課不能久缺，又在三月一日返滬，留母親在家侍奉湯藥。延到四月初，病勢漸漸沉重，五日，家裏打電報給遠在上海的父親，請他即速回家。父親在深夜接到電報，第二天便向學校告假，並且籌措川資，忙了一天，七日趕到家中，祖父已經過世一天了。以後父親每次提起這件事，都感到非常的遺憾和悲痛。

我第一次看見徐悲鴻先生，是在宜興家裏。那時徐先生在初級師範教授圖畫，和我的伯父姊丈都是同事，那時我已離開了初師，祇聽到大家都在說他的名字取得怪，以及許多有關他的軼聞軼事，如像他服父喪，白布鞋裏却穿雙紅襪，又說什麼他兼授和橋鎮始齊女學的課程，天一亮由城裏步行三十里趕去上課，中途兩過家門而不入；在那時候，他被看做與衆不同的特殊人物。

有一天他到我家拜訪我的伯父，在大廳上坐着談話，我聽說這位聞名已久的人物來了；一時好奇，藉故走過大廳去看了他一眼，但是我對他並沒有深刻的印象。

初相見·在上海

民國五年，張助大鬧復辟怪劇，想把已經推翻的滿清皇帝拉上臺，他所率領的辦子兵騷擾江南一帶，宜興城裏風聲鶴唳，一夕數驚。某一天一大羣辦子兵衝進我們家來，我大哥挺身而出厲聲喝阻，辦子兵居然說要找花姑娘，後來雖然把他們攆走，可是人人擔心駭怕，因此我在六月間又去上海，這時候父母已經搬到哈同路民厚南里五十號，父親則在復旦大學任教。

當時有一位同鄉朱了洲先生，和我們還有點親戚關係，他在上海務本女校教體育，常來我家向父親請教學問，稱我父母為先生師母。他是我們宜興的一位名人，年輕時爲了破除迷信見廟就打菩薩，弄得地方上的善男信女十分恨他。他體力充沛，食量驚人，據他自己告訴我：有一次他從宜興乘小火輪到無錫，和許多男女學生同桌吃飯，他一時興起，跟一位女生賭吃飯的東道，女生吃一碗他就吃兩碗，講好誰輸了誰付賬，他以爲一個女孩子飯量大不到那兒去，那曉得那個女生吃了九碗還在添，而他已經吃到十八碗了，實在不能再吃，於是只好認輸。然而這一頓十八碗飯聽聽也是嚇壞人的。

後來他到上海，追隨陳英士先生從事革命工作，英士先生壯烈成仁，還有一批朋友經常跟在他身邊，有

飯吃飯，有粥喝粥。那時候有個笑話，說朱先生想洗個澡都得籌一筆錢才行。徐先生到上海以後，第一次來我家拜訪父親，便是朱先生引見的。

徐先生一到我家，就給大家留下良好的印象，因為他外貌英俊，態度又落落大方，不拘小節。那時候，他對我們一家人都非常親切隨和，父親作一首詩，他會擊節稱賞，母親燒一道菜，他也會誇讚一句『天下第一』，父親母親都十分喜愛他，同時念他獨身在外，難免另眼相看，多加照顧。沒有多久，他簡直變成我們家裏的一份子，祇要有空，他總是在我們家裏，通常星期四下午他學校沒有課，吃過中飯他便來了，到星期五早晨才趕去學校，星期六下午來後，更要到星期一早上纔走。

相處久了，我們漸漸的知道他的家世，以及他從小到大的奮鬥歷程，那是一個很感人的故事。

兩次離家·過門不入

徐悲鴻先生原名壽康，是離宜城十八里的呂亭橋人，他的父親徐達章公能詩工書畫，一共生了三子三女，因為家境貧寒，一家八口都靠他父親賣畫鬻字爲生。中年達章公信佛，常在寺廟中住，四十多歲便逝世了。徐先生是長子，九歲從父學畫，十七歲時父母爲他娶親，由於他不滿這門婚事，離家出走，後來被他父親抓回來結婚。十八歲那年生了一個兒子，他爲他取名規生，意思是『遭劫而生』，但是家裏的人爲他改名爲吉生。

在這段期間，他不願住在家裏，跑到上海唸了些時書；到十九歲那年，父親死後他身爲長子，當然要負擔家庭生活。迫于無奈，只好回到宜興，一口氣接了三家學校的聘約，一是宜城內的初級師範，其他兩校在離城卅里的和橋鎮，一爲彭城中學，另一爲始齊女學。

宜興是水鄉，船舶四通八達，交通一向便利，可是徐先生喜歡走路。輪到上和橋鎮的課，他黎明即起，健步如飛，一口氣跑三十里路，他不覺得苦，每次經過自家門口，也不進去看看家裏的人。

教了整整兩年的書，他不願被家累拖住，想要進修，於是悄悄的跑到上海，結識了一位好朋友黃徹寰先生，黃在商務印書館擔任外務，交遊廣闊，熱心慷慨，記憶力特別強，三教九流的人他都熟，當年在上海也有名氣。黃還沒有結婚，單身住宿舍，徐先生便借住在他那裏，住的問題雖然解決，但是生活費用一無着

落，往往一天僅吃兩個菜飯，充飢。最窮的時候，脫下布馬褂，當過四十個銅元，贖時付了十四個制錢的利息。

正在走投無路，毫無辦法的時候，忽然看見哈同花園在報紙上登廣告，公開徵求畫倉頡像，據考證說倉頡有六隻眼睛，徐先生畫了一張去應徵，獲得錄取。哈同花園總管姬覺彌，派周劍雲坐汽車去迎訪徐先生，把他接到哈同花園，和姬覺彌一談，深獲賞識，就此請他擔任園中美術指導一類的工作。當時哈同花園設有倉聖明智大學，以及新式舞臺，徐先生曾經爲「文明戲」畫過佈景。後來，姬覺彌知道徐先生有意到法國留學，攻研美術，他想法文學好。於是姬覺彌答應幫忙，由哈同花園供給一切費用，徐先生因而進了震旦大學法文專修科，生活問題同時也得到解決。

徐先生從家鄉出來的時候，是瞞住他家裏的，當時他在學校改名換姓叫黃扶。老太太曉得他到了上海，曾經派人去找，結果是沒有找到。幸好他家還有幾畝薄田，勉強可以維持一家的衣食，後來他的二妹招贅了一位木匠師傅，乾脆把前面的三間門面打通，開了一片木匠舖，家裏的生活就靠木匠舖的收入。等到徐先生進了哈同花園，他纔和家裏恢復了聯繫，不時的還寄點錢回去，貼補家用。

徐先生的故事確會使我感動，並且使我對他產生了一種欽佩和同情兼而有之的複雜感情。那時候我祇十八歲，剛剛從古老守舊的宜興，來到五光十色的上海，在這接受新潮流新思想最快最多的中國第一大都市，我的活動天地仍侷限於一樓一底的家裏，我所接觸的人物只有家人鄰居和至好的親友，我對自己的生活目的懵然無知。

徐先生這時闖進我們的家庭，給我帶來新奇的感覺，秘密的喜悅，我覺得他很有吸引力，不僅在他本身，同時也由於他那許多動人的故事。以及他矢志上進的毅力，都使我對他深深的愛慕和欽佩。

我們從來沒有單獨在一起，因爲在我那種守舊的家庭裏是絕無可能的，我們也從來沒有交談過一句私話，即使有偶然的機會，我和他都會儘量的避開。

新奇的感覺·秘密的喜悅

後來他的太太在家鄉生病，病勢沉重，徐先生家裏不斷來信催他回去，他却躊躇不決。當時有一位在哈

同花園結識的朋友，很通人情世故，一再的勸他，說是不論你愛不愛這位太太，萬一出事，你將來終生都會感到遺憾。徐先生聽了他的話，這才決心回家，到家後，不料家裏已把他的太太送去常州看病了，是雇了民船去的，一來一回，大概要好幾天功夫，徐先生沒有等待，便又折回上海。據說他的太太看了病回家，不久便逝世了。因此他們夫婦始終沒能見到最後一面。留下一個兒子，由祖母帶領，幾年後也因為出天花而夭折，纔祇七歲。

有一天我聽到父親在母親面前談他，我表面上裝做若無其事，其實我正聚精會神的在聽，父親很誇獎徐先生，認為他的人品才貌都是很難得的，他斷定他是一個可造的人才，母親默默的聽着，不時嗯啊兩聲，或者是領首同意。那時候我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，最後，當父親慨嘆的說：

「要是我們再有一個女兒就好了。」

在那一瞬間我彷彿受了極大的撼動，父親的話意說得太明顯了；雖然徐先生不會爲了死去的妻子而傷心，但在老人家的想像中，少年喪妻畢竟是很悲哀的事，而且他以後也總要再結婚的。爲什麼要「我們再有一個女兒」呢？因爲父親母親的兩個女兒，我姊姊已嫁到程家，我也和查家訂了親。如果再有一個女兒又將怎樣？很顯然的，他希望能有這樣一位才貌出衆，畫藝高超的女婿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查紫含先生，也就是父母爲我訂定的那位「未婚夫」，忽然犯了一個小小的錯誤。這個錯誤的本身如今看來已不足爲奇，但是我從來沒有和他見過面，尤其不曾聽到有關他的爲人性格，於是我便舉一反三，否定了查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地位。

查紫含先生原來在蘇州求學，大概是他知道了父親在復旦執教，特地轉到上海復旦大學來唸書。他有一個弟弟，那時還祇十一、二歲，也在上海讀小學，正好和我的幼弟丹麟同班，這位查小弟時常到我們家裏來玩。

那一年暑假，大考之前，查小弟弟來找我的父親，說是他的哥哥叫他來，想要一份父親所出的國文試題。我當時覺得很難過，很不滿意，因爲我認爲他不該這麼沒志氣，想作弊，這件事給我心理上極大的刺激，從此以後，我對他便有了很不好的印象。

一天早晨，母親爲我梳辮子，徐先生坐在一邊看，嘴裏在和母親聊天，母親閑閑的告訴他說：查家明年

就要來迎娶了。我聽了不覺一震；後來梳好了頭，母親下樓做飯，徐先生也告辭離去，剩下我一個人在樓上，思前想後，不禁悲從中來，就伏在桌上飲泣。這時忽聽樓梯急響，徐先生又匆匆的跑回來了，原來他走到街堂口，才想起忘掉了一條手帕，回轉來拿，正好撞見我在那兒哭着，他像是很瞭解我的心情，伸手拍拍我的肩膀，說了一句：「不要難過。」然後折身下樓。

那年，父親在復旦大學的一位同事林天木先生，他的夫人便是大名鼎鼎的薛錦琴，他們都是廣東人，民國以前，薛曾在上海張園發表革命演說，慷慨激昂，轟動一時。這時他們住在民厚北里，就在家裏辦了一間小學，收了十幾個學生，自己一個人忙不過來。有一天林先生和父親談起，想找一位助手，父親看我在家閒着沒事，學校的距離又近，因此就推薦了我，自此我開始到學校工作。

奔！

有一天，朱了洲先生到我家來，父親和母親都不在家，他突如其來的問我一句：「假如現在有一個人，想帶妳到外國，妳去不去？」

我聽他這麼一問，心頭立刻就映出徐先生的影子，這「一個人」和「外國」，同時在構成強烈的吸引，它使我心底的暗潮洶湧澎湃，不可遏止，耳畔彷彿響起嘹亮的喊叫聲：

「去呀！去！妳為什麼不去！難道妳想等着查家來迎娶？」

其實，房間裏是極端的靜默，朱先生正凝神的瞪視着我，他的目光好像要穿透我的心胸。我茫然的站着，衡量自己一生中最嚴重的問題，去？不去？都將決定我未來的命運，然而當時我祇有一種紊亂與無助的感覺。

也許是朱先生已經猜中了我的心意，他開始低聲的告訴我說，這個人就是徐先生，他在最近時期要到法國留學，他很想帶我一同到法國去。

我當然聽說過徐先生要到法國的事，可是我連做夢也不會想到，他竟要帶我一同去？

還沒有來得及考慮徐先生帶我去究竟是什麼用意？由於我一向對徐先生的好感和愛慕，以及逃避查家的即將迎娶，使我在那麼緊張急迫的氣氛中，禁不住朱先生一再連聲的催逼，竟脫口而出的說出了我的答覆：

「我去。」

朱先生很滿意，可是他一再的叮囑我，這件事千萬不可洩漏，否則將會有很大的禍事。最後他又說：關於出國的一切準備和手續，徐先生自會替我辦理。我的神志逐漸清醒，想起自己是一個已經訂婚的人，在當時的社會風氣是絕對不能解除婚約的，所以只好默許秘密出走。

這以後徐先生便私下爲我取了一個名字：碧微，還刻了一對水晶戒指，一只上刻「悲鴻」，一只鐫着「碧微」，他把碧微的名戒整天戴在手上，有人問他這是什麼意思？他便很得意的笑着回答：

「這是我未來的太太的名字。」

人家追問他未來的太太是誰呢？他神秘的笑笑，不再答覆。

不久，徐先生便開始積極的準備一切，他通知所有的朋友，說他就要動身到法國去，姬覺彌先生送了兩千銀元的旅費，我們家裡都給他錢過行。

戴上了『碧微』的戒指

他揚言某月某日啓程，其實他仍舊留在上海，爲我請護照，辦理出國手續，購置必需的日用品，還做了許多衣服，花色料子和式樣，全都按照他所喜愛的挑選；而我後來看了也很滿意，因爲他是藝術家，懂得色調的搭配，和式樣的合宜。

那一段時期他匿居在辛家花園，康有爲先生的家裏，當時康有爲已經收他爲弟子。他的秘密，除了康家，就祇有朱了洲先生和我知道。

他和我必需通消息的時候，信就寄到林家的學校去，想不到林家的學校，在這時幫了我們很大的忙，成爲秘密通信的一站。也曾有過兩次，他叫我到辛家花園去看他，我便向學校裏告了假，悄悄的前往。

民國六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在激烈的進行，由上海到法國的航線不通，出走的事已經決定了，時間非常緊迫。徐先生決定帶我先到日本，再看風色；他把一切出國事項都辦好了，便訂了日本船博愛丸的艙位，博愛丸定五月十四日清晨駛往長崎。

十三日我接到了徐先生的秘密通知，他知道我從來沒有單獨出過門，在信上指點得特別詳細，他要我在

當晚天黑以後，悄悄的離開家裏，雇一輛黃包車，到愛多亞路長發棧去找他；他並且叮嚀我，雇車要找留辦子的車伕，因為那種人比較老實可靠。

那一天母親正好到隔壁人家去打牌，父親和二姑都在樓上，一整天裏，我心中都在忐忑不安，緊張惶恐。六點多鐘，我看看天色將晚，暮靄已沉，便竭力使自己鎮靜，把早先預備好的一封信，放在母親擺錢賬的抽屜裏面，我知道母親每夜一定要打開這個抽屜，她不會看不到我的留書。我那封信故意寫得含含混混，大意是說我深感人生乏味，頗有想去自殺的意味。信放好了，我就兩手空空的離開了家門，鄰家已經亮起了燈火，街堂裏還有小孩子在笑鬧遊戲，我心慌意亂的匆匆邁着步子，走到巷口；按照徐先生的囑咐，叫了一部黃包車。把地址告訴了車伕，他拉起來便跑，就這樣，我離開了養育我十八年的父母，開始走向我終生痛苦的旅程。

到了長發棧，徐先生已經等候得很焦急了，他一見我如約而至，不禁大喜過望，但是我們還沒有交談，他又領着我另外換了一家棧房。

那一夜，我戴上了那只刻着「碧微」兩字的水晶戒指，從此我的名字也改成了「碧微」。

博愛丸徐徐的駛出黃埔江口，一出海，便碰上了惡劣的天氣；從窗口外望，層層疊疊的雲霧，堆砌在海天之間，風高浪急，波濤衝擊着船舷，船身立刻便劇烈的顛簸。一陣頭昏，只想嘔吐，一會兒，徐先生也和我一樣的暈起船來。

四十八年前第一次從事海上旅行，記憶中只是痛苦的回味和一片渺茫的空白，因為一路上我什麼都沒有看見，航行時間多半躺在艙裏，嘔吐得胃中空空如也，風浪小時才能勉強掙扎起來，到餐廳裏進食；西餐味道不好，刀叉更不會使用，我怕人家笑話，暗暗注意別人的動作，心摹手追，依樣畫葫蘆；徐先生却不理這一套，他用他自己的方法吃大菜。

由於暈船，無法欣賞海上風光。船到長崎，身體仍還覺得虛軟，腦子裏也是昏昏沉沉的；乘火車到達了東京，我們找一家旅館暫時住下。

每每，我望着這個極其熟悉却又像非常陌生的男人，我內心喜悅，但也有如夢似幻的感覺，我經常在問自己：這一切，難道果然是真實的嗎？

東京下宿之惆悵

語言不通，舉目無親，初到東京的時候，處處都感到不便。幸好不久以後，徐先生遇見了幾位熟朋友，其中有一位無錫人龔先生，他介紹我們到他所住的「下宿」，租了一間六席小房。房東是日本人，樓下除了自家住用，把另兩間餘屋分租。我們的右鄰住着一位日本小姐，她大概是在上班，每天早出晚歸；樓上三間，住的全是中國學生。其中一位楊先生，是新疆督軍楊增新的兒子，他大概有意於我們隔壁的芳鄰，因此我們常聽到他在向那位小姐說：「あなたは美しいですね」，意思是「妳很漂亮」。

我們所住的那間房實在嫌小，唯一方便的是左鄰盥洗室。一日三餐，由房東太太親自送來，通常是兩菜一湯，白米飯一小桶，放在一隻小方漆盤中，盤下有四隻矮腳，落在地面就是一張小几，吃飯時席地坐在榻榻米上。我們對於這種吃法很不習慣，尤其菜餚雖然是中國做法，口味却相差不可以道里計，於是我們常去中國飯館吃飯，當時唯一感到高興的事，便是秋涼時分在東京也可以吃到淡水蟹，滋味還很不錯。據說這種螃蟹是早年中國水手移植過去的。

我在生活方面最感困擾的就是洗澡；日本盛行男女同浴，大家都赤身露體的共浴於一池之內，他們習慣了當然不以爲奇，但在我們中國女人看來，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。我們的「下宿」裏沒有浴室設備，要沐浴一定要上澡堂，就是日本人叫做「風呂屋」的。在我們附近的一家「風呂屋」，總算男女分浴，可是中間祇隔一道薄薄的木板短牆，女池的隔壁就是男池。我第一次進去，一見浴室裏有那麼多人，嚇得真想回身逃走，却是不好意思，只好硬着頭皮，用最快的動作脫衣入池，殊不知又被同浴的日本女人趕出來，然後半用手勢半說明，教我怎樣洗東洋澡：先在池外用肥皂擦身，沖洗乾淨以後，再下池子去泡，我一一遵照做了，這纔下水；一轉眼，又看見僅在腰上繫條毛巾的澡堂男工，提着水壺，登登登的在池邊木板上跑來跑去，他對於浴室裏的女人固然是視若無睹，但我却已羞得無地自容，從此以後，我是再也不敢去澡堂洗澡了。買了一口瓦缸，請房東替我燒水，就在缸裏解決清潔問題。

房租伙食，每人每月日幣二十一元，以當時國內物價比較，算是相當貴的，不過那時我根本不懂家務事，倒也不覺得生活程度高了，會有什麼了不起。

然而，不通日語總歸不行，於是請了一位老師到家裏來教，徐先生和我一道學習；這位老師當然不懂中國話，授課的時候就用筆談，可惜的是化了半年的功夫，却什麼都沒有學到。上日語課以外，徐先生又教我練字，臨的是鄭文公碑，每天要寫好幾張，我很喜歡日本的習字紙，寫好逐日保存，記得回國時一紮紮的放在地上，已有二尺多高。

剛到日本的時候，因為人地生疏，又是初次離開家庭，精神上很感苦悶，徐先生不大了解我當時的心境，因此他不能給我多少安慰。我萬分惦念着父親母親，不知道他們在我離家出走以後，會怎樣的着急？更憂慮他們將怎樣處理這件大事？是不是親戚朋友們已經知道了我們的出走？種種問題，都使我日夜難以安寧。最感煩惱的還是我與徐先生私自離家，悄然出走，就怕人家知道，我為此改名換姓叫做鄭碧微，因而常有不見天日的感覺，在精神上負荷很重，時時都在忧心被人發現我的行踪。每次有人來看徐先生，我就必須躲躲藏藏，可是屋子只有一間，無處可躲，祇有避到盥洗室裏去，要是徐先生和客人談得高興，那我就得長時間的站立在廁所裏，大受其罪。

樓上的三位中國同學，可能已經知道了我們的秘密，龔先生有時就會調侃的從樓上朝下喊：「老徐，你們宜與有位蔣梅笙，你知道嗎？」梅笙是我父親的號，他這樣提名道姓，顯然別有用心。我聽了以後，心中更加難受。

暴卒·空棺·軒然大波

三個月了，姐夫從復旦大學畢業，到日本留學；他找到了我們，使我得到無比的安慰，因為我只有一位姊姊，所以我一直把姊夫當做我的長兄，他在東京，我就等於有了親人，經常來往，心情漸漸的寬鬆。但是也正由於他的敘述，使我知道了我離家以後父母的焦急與緊張，以及出走事件在上海與家鄉如何鬧成軒然大波，父母為我蒙受了多少冤枉指責，譏諷嘲笑，使我這顆栖惶的心，更增無限的疚愧和懺恨。

原來那天夜裏，父親母親看到我的留書，知道我已經離家出走，當時是萬分的驚駭憂傷，焦急彷徨，但是他們認定我決不會去自殺，而且馬上就聯想到這件事情一定跟徐先生有關。

於是兩位老人家連夜去找朱了洲先生，因為他們料準朱先生一定知情，可是朱先生矢口否認，父親母親

不得要領，廢然返家。全家緊急會商的結果，事關蔣家的聲譽，無論如何父母是弄不起這個臺的，問題實在是太嚴重了，迫不得已，只好決定通知親戚朋友，說我到蘇州去探望舅父，忽然得了急病，不治身亡。

第二天，母親專程趕到蘇州，去找吳絳卿先生商談，絳卿先生是父親的結拜兄弟，同時也是我的義父；他老人家心思細密，說是光這樣掩飾還不够，就怕查家以為我真的死了，按照古老世家的習俗，他們可能會向我家要求把我的「靈柩」歸葬在他家的祖塋，因為我既然已與查紫含先生訂親，在名份上就是查家的人。母親着急的說這可怎麼辦呢？義父說事到如今，也只好假戲真做了，他叫母親先預備一口棺材，以防萬一。母親無可奈何的接受了這個「瞞天過海」之計策，果真在蘇州買了一具棺木，可是棺木是空的，昇抬的時候必然會被人覺出。母親向義父問計，義父只好偷偷的叫人在空棺材裏裝些石頭，然後抬到一家寺廟裏，暫時寄厝。

一方面還得通知親戚朋友，說我不幸夭亡，聽到消息的人不免將信將疑；這一件事多虧母親和義父，總算暫時的掩蓋下來，不過，家鄉、蘇州、和上海，認識我家的人都在暗底下議論紛紛，因為事情來得太突兀了。

「噩耗」傳到了姊夫家裏，姊姊信以為真，手足情深，立刻便痛哭起來，倒是姊夫心知這件事情必有蹊蹺，他請我姊姊莫哭，他說應該探聽一個究竟。

伯父那邊也接到了父親的通知，但是伯母絕不相信，她一向和我母親不太和睦，難免在伯父面前說了許多挑撥的話，同時我和徐先生出走的事也在漸漸的傳播開來；這一下鬧得滿城風雨，譏評四起，伯父寫封長信大大的教訓父親一頓，罵他管教不嚴，竟讓訂了親的女兒，跟人逃走！

父親母親爲了我的事情，不知遭了多少氣惱，受過多少委屈。民國初年，一般人還很守舊，我家又是宜興望族，書香門第，出了這種從所未有的事，那簡直是地方上天大的新聞！好事的人渲染附會，消息越傳越廣，不久以後查家也聽到了風聲，他們當然是非常的憤懣，不過痛定思痛，也曉得真相如果揭露，對於他們自家同樣的是大失面子，所以他們也就不再深究。祇是後來，我的那位堂姊夫，也就是查紫含先生的胞兄，曾經在窮極無聊的時候，兩次向我母親借錢。

幾年以後，查紫含先生也結婚了。母親還特地趕去吃他的喜酒。